

湖上芦哨

王拓明



湖上芦哨



湖上芦哨

王拓明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4\frac{5}{8}$ 字数: 72,000

1976年8月第1版

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102·672 定价: 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主力部队北上，党领导洪洋湖渔民开展游击战争，自卫保家乡。在洪洋湖游击队中，有一支由儿童团组成的英雄的小游击队，担负着站岗放哨、侦察敌情的任务。芦哨，他们能吹出各种鸟音，作为相互联系的暗号，经常回荡在湖上。他们机智勇敢，神出鬼没，打得敌人闻风丧胆。终于配合南下的主力部队解放了自己的家乡。

远远望去，洪洋湖无边无岸，天连着水，水连着天。

今天湖上的天气，阴沉沉的，一清早，气候闷热，使人透不过气来。水上灰蒙蒙的，岸旁浅水底，直往上冒水泡；蛤蟆咕呱咕呱地叫个不停，水蛇从湖边芦苇丛里游上岸，簌簌响地爬过湖岸上的小道。俗话说：蛤蟆叫，蛇过道，天上就要起风暴。

忽然，湖边的芦苇丛中，传来一阵清脆、悠扬的云雀叫声，只见芦苇闪动，从里面钻出一个身背鱼叉的半大孩子来。这孩子上身穿着白土布无袖对襟汗衫，下身穿着蓝土布裤衩，长得壮实实的，皮肤黑黝黝的，圆头大脸，一对大大的、有点发红的眼睛，忽闪着晶莹的亮光，显得他既聪明又机警。只见他象敏捷的小猫一样，身子一躬，两腿一跃就跳上湖岸，趴在湖埂旁，伸长了脖子，睁大了眼睛，向远处四下张望。从他那极力搜寻远方的眼神上看来，他一定是担负着一



项重要的任务，可能不久，将要发生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。

这孩子名叫马郎，今年才十四岁，是湖上儿童团的团长。由于他识得水性，练出一身水上功夫，加上他的眼睛有点发红，象湖里的红眼马鲫鱼一样，儿童团的同伴们都叫他“红眼马鲫”。他爸爸叫马洪涛，是湖上游击队的队长。一九四六年七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苏皖解放区，洪洋湖地区的主力部队，响应党中央、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号召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北上歼灭敌人去了。马洪涛是渔民出身，地方熟，就留在湖里，坚持武装斗争。前些时候，岸上交通站送来情报，说是湖上的大渔霸、杀人魔王刘四乱子，仗恃国民党蒋匪军的势力，趁我主力北上之机，在县城里收罗了一批乌龟王八蛋，组织了还乡团，扬言要杀回老家来，在最近几天就要动身了。

这几天，游击队队长马洪涛，一面召开各游击小队队长会议，研究对策，一面加强戒备，布置岗哨，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。马郎的儿童团，也接受了站岗放哨的任务。马郎立即在儿童团里挑选了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，组成了三个小组，分头去执行任务。马郎和十三岁的童宝分在一组，他们俩是老搭当。不管

做什么事，他俩总是漂在一起。看见了马郎，就见到童宝，看见了童宝，马郎也就不远了。

今天一大早，天还只有蒙蒙亮，马郎从床上爬起来，看看爸爸的床上空荡荡的，不用说，爸爸又是一夜没回来。自从主力北上，爸爸真是太忙太辛苦了。他要发动整个湖上的渔民起来保家自卫，又要和各游击小队研究、制定对付还乡团的战略战术，常常是通宵不睡，划着小船，一夜赶几十里的水路，跑好几个墩子。马郎真想自己快点长大，好分担一些爸爸的工作和辛苦。想到这里，马郎立即下了床，装上一根好芦哨，背上鱼叉，跑出门去。

马郎的家，住在离湖岸十六、七里的水中马家墩上。一、二百里宽阔的洪洋湖上，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墩子。马家墩不大，方圆只有里把路，上面住着一、二十户人家，形成一座小渔村。马家墩除了一户刘老八家以外，全都是靠打渔为生的穷苦渔民。过去，渔民受国民党反动派和渔霸的高租重税盘剥，日子就象鱼胆一样苦。当时在湖上流传着几首形容渔民苦处的歌谣，

破船草墩是家乡，
黑鱼野菜当吃粮。

柴草屋，芦花被，
风里来，雪里睡。

捕上万斤鱼，
冒了多少险！
过过秤剩下七八千，
压压价变成四五千，
缴了捐税不剩钱，
渔民眼泪肚里咽。

可是，共产党来了，毛主席派来了人民的子弟兵，
渔民们翻身作了主人，日子过得象湖里的白玉藕一样，
清脆香甜。湖里到处飘扬着孩子们顺口编的儿歌：

洪洋湖呀好地方，
金银财宝湖里藏，
湖上撒下千张网，
丰收渔歌响四方。

人民救星毛主席，
太阳光辉照湖上，

渔民翻身作主人，
党的恩情永不忘。

谁知，国民党反动派不让人民过和平、幸福的生活，在日寇投降后，发动了内战，妄图重新骑在人民头上，叫人民重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湖上人民子弟兵的主力北上之后，上级党派马洪涛在洪洋湖一带，发动渔民，组织湖上武装力量，开展地方武装斗争。渔民们怀着阶级仇恨，纷纷起来，用土枪、土炮、鸟枪、鱼叉、镖枪武装自己，进行自卫保家乡。尤其是这几天，风言风语的，说是大渔霸刘四乱子带着还乡团，马上就要回到湖上来。墩上的渔民们，无比愤怒，大家都横下了一条心：就是拚个鱼死网破，也不能叫刘四乱子再来湖上称王称霸。渔民们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网，白天下湖逮鱼，夜晚值班放哨，百倍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。

这几天，马家墩的儿童团员们，更是忙得比大人们还欢。马郎把年纪小的留在墩子上放哨，带着几个大点的孩子，不管天阴下雨，风大浪急，都要撑着小溜子(注)，行驶十几里的水路，到湖岸去观察情况。

注：很小的船，只能乘一个人。

今天，马郎从家里出来，看了看黑乌乌的天空，转身绕过村中的小街道，跑到南头童宝家去。

童宝的家，象许多渔民的房子一样，简单、朴实，四面是土墙，屋顶铺的是湖草，再用草绳子网上，防止湖上大风把草掀掉。屋子朝南，座落在一个小土坡上，土坡四周栽着一圈防风柳。

马郎来到柳树下，一弯腰，三抓两爬就窜上两丈来高的树干。他坐在树杈上，掏出腰里的芦哨，往嘴里一放，顿时就发出一阵斑鸠叫声。马郎会用芦哨吹出十来种鸟叫声，吹得维妙维肖，就是那些以捉鸟为生、识得鸟音的人，也无法辨别真假。平时，马郎也把这种吹芦哨的本领教会了童宝。童宝的嘴虽说有点不大灵活，可在马郎的耐心帮助下，也能用芦哨吹出几种鸟叫声。马郎出主意，规定了暗语、暗号，什么鸟叫是什么意思，什么鸟叫出了什么事……叫童宝记在脑子里。平时，他俩不出门，在各自家里，就吹芦哨学鸟叫，互相“谈话”、约会、外出……用他们的话说，睡在家里，就通上“无线电话”啦！

可是今天怎么啦？童宝忘了斑鸠叫是什么意思啦？不对呀，昨天来时，马郎在树上学了斑鸠叫，童宝还知道是叫他出来的意思，马上从家里学了几声黄雀叫，回答说我立刻就到的意思，不一会就从家里跑

出来，两人一起到湖边去放哨了。他怎么过了一天就忘了呢？！马郎在树上又学了两声斑鸠叫，仍不见动静，就等不及了，嗖地从树上滑下来，跑上土坡，从童宝家屋后窗户上翻进去。只见童宝躺在芦席上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个枕头，睡得正香甜哩！看着童宝那个样子，马郎又生气又好笑，气他贪睡，把儿童团重要放哨任务给耽误了；笑他死死抱住枕头的样子，好象怕谁夺去似的。

十三岁的童宝，长得胖敦敦的，象个小石碾一样，两只胳膊有碗口那么粗，一身的劲疙瘩，是儿童团里有名的“大力士”。平常，他和同伴们在湖滩上，玩摔跤时，他让四、五个孩子一齐上，搂腰抱腿也摔不倒他，只要他一伸胳膊，一蹬腿，就把四、五个孩子搞得人仰马翻，滚在一边。人们都说胖子不大爱活动，可童宝不是，他手勤腿快，什么事都跑在前头。昨天晚上，游击小队队长、他哥哥童奎夜里去巡哨，童宝也闹着要去，他哥哥没答应，童宝一声没吭就溜走了。当童奎的船离开墩子，行驶在湖中时，躲在舱底的童宝才爬了出来。哥哥没法子，拍了童宝屁股一下，只好带他去巡哨。湖上巡哨，到后半夜才回来，童宝困极了，到家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一睡就睡过了头。难怪马郎在外面吹芦哨，一遍又一遍，没有一点

应声。马郎来到童宝床前，这时，童宝正作个好梦哩！他梦着自己抓住一个还乡团坏蛋，两个膀子紧紧地抱住他，不让他跑掉。

马郎看童宝睡得正酣，眼珠子一动，想跟他开个玩笑，就用手指去抠他的脚心。童宝护痒，一缩脚，翻了个身，把枕头抱得更紧了，嘴里还不住地说着梦话。

“你个还乡团坏蛋还想跑，……”童宝一边发着呓语，一边使劲地抱着枕头，“我叫你跑，你跑不了啦！”

马郎看着童宝那可笑的样子，差一点笑出声，连忙用手捂住嘴，凑到童宝耳边，继续逗他。

“童宝，不好啦，还乡团坏蛋跑啦！”马郎拽了拽枕头，接着童宝的梦话说。

童宝一听，呼隆从床上爬起来，一把逮住马郎，一双胳膊象把大铁钳一样，拦腰搂住他，大喊大叫地：“逮住了，逮住了！”

马郎的腰被童宝搂得有点疼，觉得玩笑不能再开了，耽误放哨，就伸出一个指头，使劲向童宝胳肢窝一点，童宝双肩一缩，松开了膀子，笑得咯咯嘎嘎地直不起腰来。

别看童宝是个小大力士，但他的弱点是护痒，特

别是胳肢窝最怕痒。只要向他胳肢窝里一挠，他就笑个不住，浑身连四两的劲都没有了，象个大棉花团子一样瘫在地上。何况马郎的指头，用了点劲，点得童宝又疼又痒，笑得蹲在地上站不起来。

“童宝，傻笑什么！”马郎晃了晃童宝的头，严肃地说，“快醒醒，什么时候了，不放哨啦？”

“啊……”童宝睁开睡眼，懵里懵懂地看着马郎。

“天不早了，快放哨去呀！”马郎催促他说。

“嘘，我睡过了头！”童宝用拳头在脑袋上狠狠地捶了一下，从地上跳起来，伸手抄过床头一杆扎鱼的镖枪，说了声，“走！”就冲出了门。

马郎立即追了上去，他们俩一前一后，象飞的一样，向墩边跑去。

他俩出了村西头，经过刘老八的房子，刘老八这时正从门缝里伸着小葫芦头，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哩。他一见马郎和童宝跑过来，吓得小葫芦头往里一缩，连忙掩上门。

刘老八有四十多岁，长得獐头鼠目，个子又矮又瘦。他是渔霸刘四乱子的远门又带拐弯的舅子，仗着这点猫狗亲，过去在墩子上，替刘四乱子收渔租，作威作福，欺压渔民。共产党来了，刘四乱子哪顾得带上他的爪牙，只身逃到县城里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洪洋

湖的渔民翻身作了主人。刘老八被斗争了几场，由于他只帮渔霸催租逼债，没有查出他有什么重大罪恶，渔民们根据党的政策，叫他在墩子上捕鱼，自食其力。可是过惯了吃白食生活的刘老八，怎么能安心在渔民手下，过那天天下湖捕鱼，累死累活的日子呢？平时，他见了村干部和渔民们，又是点头又是哈腰，毗着两撮老鼠胡子，总是皮笑肉不笑的，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。可是私下里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就连做梦，也想着刘四乱子再回到湖上来，他好再拽着渔霸的褂襟子，骑在渔民头上。他已经在暗地记下了，谁抛过他盘剥渔民的假秤，谁斗争过他……，以便有朝一日洪洋湖又是刘四乱子的天下时，好好地跟穷渔民们算算账。半个月以前，他假装到湖头镇去卖鱼，实际是想打听些刘四乱子的消息。在镇上，他和刘四乱子派出的狗腿子张小二，挂上了钩。张小二奉了刘四乱子之命，到湖头镇来，刺探湖上游击队动静的。张小二告诉刘老八，刘四乱子在县里组织了还乡团，不久就要回到湖上来。刘老八也将新四军走后湖上游击队的情况，告诉了张小二。刘老八从镇上回到家里，好不快活，就是晚上睡觉他也笑醒了好几次。他天天盼着刘四乱子的还乡团。谁知，半个月过去了，还没有见还乡团的影子。这几天，他有点等急了，天天悄悄

地，一个人背着粪箕子，假装到湖边去捞猪草，跑到墩边去张望。今天早上起来，轻轻把门开个缝子，探头向四外看看，刚想出门，就碰到马郎和童宝从村中飞跑过来。刘老八赶紧缩头，关上门。

“唾！唾！”马郎和童宝只顾跑路，没有注意刘老八的小葫芦头。不过，他们每次经过刘老八家门口时，都要朝他家门口，吐两口唾沫，表示对刘四乱子和刘老八的愤恨。这次他们虽然赶路很急，也没有忘记老习惯，照例吐了两口唾沫，飞跑而过。

马郎和童宝跑到滩头，解开缆绳，一人跳上一个小溜子，竹篙一点，驾着小溜子，穿雾破浪，象两只擦着水皮低飞的燕子一样，往湖岸驶去。

两只小溜子驶过黑龙潭时，离湖岸还有里把路，马郎吩咐童宝向南，到湖汉子去放哨，分手时，还交代他用芦哨联络的暗号，就把自己的溜子一拐，向北边芦苇滩驶去。

马郎撑着小溜子，不一会就进了芦苇滩。滩上长满了人把高的芦苇，茂茂密密，葱葱郁郁，有几十里路长，不要说一个人，就是成百成千的人进去，无边无沿的苇丛，都会把他们遮掩得无影无踪。加上滩里地形复杂，进去后，就连五、六十岁的老渔民，有时也会迷路。湖上有支歌谣形容它：

湖上芦苇滩，
九曲十八弯，
进滩不识路，
神仙难生还？

这是打游击的老地方。日本鬼子扫荡洪洋湖时，马郎爸爸马洪涛带领一支游击队，隐藏在滩里，日本鬼子龟田队长，派了几百个鬼子，进滩搜剿，结果，连一个鬼子的影子也没见逃出来，差点把龟田也陷进洪洋湖去喂王八。后来，日本鬼子只要一见芦苇丛，就怕得亡魂丧胆。

可是马郎进了芦苇滩，就象进了自己的家一样，九曲十八弯，他摸得透熟。他能从苇叶、苇杆、鸟窝上分辨出东西南北来。譬如：苇叶子是向阳伸的；苇杆子向阳的那半边，长的特别青；鸟窝也是向阳的……，向阳的那一方不是南吗？过去，马郎带上火连子（注），一进芦苇滩，常常是几天几夜不出来，吃在里面，睡在里面。饿了，他就掏鸟蛋，捉野鸡烧着吃；困了，砍几抱芦苇铺平当床睡。芦苇滩成了他

注：引火用的钢片、火石、草纸卷。